



打卡玉皇阁

与广灵县相邻，两县城直线距离约50千米，高速开通后，仅需1小时车程即可到达。

受游戏震撼效果的影响，游访蔚县者，首站打卡地多选玉皇阁，一睹这座建在城墙上的古建的尊容。

玉皇阁在晋北古堡中多见，通常位于堡中央，建在城墙上的不多。据考前身为靖边楼，突出防守瞭望的军事功能。明初，来自草原的蒙古部族常袭扰内边，蔚州城作为明代大同宣府二镇防线的重要一环，需常年备察军情，便在北城墙上建起兼具瞭望和防御功能的军事堡垒。清代，靖边楼因故损毁，地方官员组织重建，供奉玉皇大帝，遂名玉皇阁。

购票入内，玉皇阁的建设布局清晰呈现。进门后步入前院，前院入口建有龙虎殿，形似山门，门内两侧有四大天王塑像，殿外立有元至正八年的石碑，字迹模糊，不容易辨认。

出山门，正殿已在眼前。拾阶而上，后院正殿的琉璃花脊进入视野——正脊两端盘龙飞扬，檐角铁铎轻响，与《黑神话·悟空》取景时的魔幻场景重叠，感触强烈。正殿分上中下三层，中层阁楼有四面游廊，底层有前出廊，内立有石碑8通，其中重修碑7通，分别为明朝万历四十二年，康熙五十八年，乾隆四十六年，光绪二十二年，光绪廿三年（两块），道光廿五年重修碑记。另有明嘉靖廿二年山西右参议苏志皋题《天仙子》词碑一通。不时有人驻足浏览，从中寻找蔚州城与玉皇阁的关联过往。

大殿在底层正中开门，殿内东西北三壁绘封神榜神像画，无论内容、布局，还是画工均令人震撼。据考北壁西壁为王母与五元大帝内容，东壁上形象为三十六雷公。五元大帝呈现青、白、黄、赤、黑造型，青帝衣着有江南桑蚕纹，白帝身甲有塞北玛瑙，黄帝挂中原算筹，赤帝踏西洋罗盘，黑帝手握吐蕃转经筒，体现出明代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征。



小城蔚县

出玉皇阁，按计划前往蔚县博物馆，不少文化大咖推荐，必有不同反响的地方。

博物馆整体为方形，建筑侧面为雷纹形状。雷纹是中国最古老、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，相传起源自龙形，战国时广为流传，表达了“阴阳交错、虚实相生”的哲学思想。

资料介绍，蔚州博物馆是一所具有收藏、宣传、科学的历史性综合博物馆，馆藏各类文物6000余件，以陶器、书画、石刻造像为主。博物馆的馆陈由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组成。基本陈列包括“文明沃土”“代地春秋”“文物蔚州”“古堡世界”四部分。基本展起名

“代蔚长歌”。第一部分“文明沃土”由“人类的远古家园”和“文化三岔口”组成，展示蔚县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及相关文物。第二展厅“代地春秋”分为“商周古代”“风云赵地”“烽火边塞”和“代土风流”四个部分，展示自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。第三部分“文物蔚州”陈列北周到元代的文物瑰宝，有造型多样的绿釉陶器，做工精良的唐宋瓷器，工艺精湛的蔚州银器，还有众多价值连城的镇馆之宝。第四部分“古堡世界”讲述了明清时期蔚州城的发展与变迁。

文化大咖们称其为“宝藏博物馆”，与其中众多的文物精品不无关系。新

石器时代的石斧、仰韶文化彩陶盆、商周青铜爵、战国刀币、汉代彩绘陶楼、北魏太平真君五年石造像、西汉青铜彩绘雁鱼灯、唐绿釉贴花塔形莲座陶罐、北宋青釉瓷洗、辽舍利塔、康熙《台省箴》行书轴，等等，无一不震撼着观者的耳目视听。

一层大厅东侧设有蔚县剪纸专题展。蔚县剪纸被称为民间艺术史诗，与广灵剪纸一样，是以阴刻为主、阳刻为辅，兼具雕刻与点染工艺的剪纸流派。题材与种类繁多，包括戏曲人物、民俗故事、宗教信仰、花鸟鱼虫，近年来常有现代题材面世，为传统技艺注入时代特色和创新活力。

临近傍晚，蔚县古城展现悠闲自在的市井风光。居住在城内的居民开始享受初夏的休闲时光。年轻人聚集在北城门附近的篮球场，来场不论输赢的友谊赛。中年人来到城墙边的菜市场，挑选准备当晚的食材。城内烧烤店的伙计开始点燃炉具，准备迎接食客登门，一时间城内大街小巷竟然拥塞起来。

这番场景大概与古城内仍生活大量原住民有关。漫步街巷中，常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民居，民居有楼有院，出入热闹。据说蔚县古城建于北周年间，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。现在的城池于明代中叶定型，周长3800

多米，东西南开门，四边设角楼。古城轮廓不是规则的正方或长方，南宽北窄，依地形布局，便于施工建设。有人说，这份应变与蔚县的地理文化有关，长期处在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汇地，使蔚县文化中产生更多开放与包容的元素。和平时期耕作兴家，战事来临坚城御敌，学文者亦能上马纵横，尚儒者照样行商做生意，看似矛盾的行为混然成不居一格的生存智慧。

明代后期，蔚县的军事边镇功能淡化，转变为商贾重镇，富甲

一方，当时手工业的繁华通过关帝庙保存完整的《百工图》壁画可见一斑。百工图分别绘于东、西配殿的南北山墙，每壁16幅，分为4行4列，共64幅，生动地描绘了各行各业生产劳作的景象，行业涉及饼面铺、弓箭铺、铸铁铺、切烟铺、粟粮店、漂布店、生药店、柳器店、砖瓦窑、首饰楼、成衣局、估衣局、泥工行、书籍斋等，所绘人物均是清人装束，其中关于美食的内容生动形象，食客在酒肆中落座频频举杯，面带满足的笑容，一如今日的市井样貌。

文/图 温鹏毅

